

▼屏山鄧族文物館 網絡圖片



姜舜源 文、圖

參訪香港文物古蹟，體會最深的，莫過於新界元朗屏山文物徑，還有錦田吉慶圍、沙田曾大屋（山下圍）等等。活着的歷史顯示：所謂香港原本「不毛之地」，並非歷史事實；面對歷史，近年來有人執著的所謂「本土論述」，更顯得蒼白無力！

新界科名鼎盛媲美江南

屏山是新界「五大望族」鄧、彭、侯、文、廖之中，鄧氏一支的世代居住地。明清時期直至香港開埠之後，新界一帶人文鼎盛、人才輩出。屏山鄧氏一族單是在清代，就出了五位舉人、八位貢生（經考試薦入北京全國最高學府「國子監」讀書的生員，即「太學生」）。據本港歷史學者蕭國建《香港的歷史與文物》統計，屏山附近的粉嶺龍躍頭鄧氏，清代出武舉人一位、貢生十四位；廈村鄉鄧氏，清代出舉人兩位、貢生三位，晚清光緒三年（一八七七年）出進士一位。新田鄉文氏，光緒十二年（一八八六年）出進士一位。這些進士之中，還有被拔入翰林院深造的翰林。那是當時天下讀書人精英中的「翹楚」！在這方圓不過幾十公里的地方，湧現出如此衆多的時代精英，足見新界科名之鼎盛，直可媲美一向繁華、有「天下文樞」之譽的「江南」——即江浙一帶。由此也可以說明當時這一帶經濟之發達、民生之富庶。這些古蹟及其承載的歷史資訊顯示，所謂香港原本「不毛之地」之說，並非歷史事實。

屏山文物徑上「鄧氏宗祠」和「愈喬二公祠」裏都有一方功名匾，上書：「欽點：同治十年辛未科翰林院庶吉士。臣鄧蓉鏡恭承」。鄧蓉鏡來自東莞莞城。可見跨今莞、深、港三地的鄧氏一族人才輩出。「庶吉士」，是翰林官員。「欽點」是民間、特別是廣式說法，大抵來自清代官話「欽定」。清代皇帝以國家最高立法者身份發布公文時，用「欽定」的名義，例如《欽定大清會典》、《欽定大清律例》；以皇帝個人身份發表文章時，用「御製」，例如各位皇帝的「御製詩文集」。皇帝親自揀選新進士入翰林院，官文書中一般不用「欽點」一詞。至於近年來本港經常出現的所謂「欽點」，則更無出處，從辭源上看不倫不類。

按家族世代傳說，屏山鄧氏祖先，是商代封侯於南陽的鄧曼，其後裔有一支遷於江西吉水。北宋崇寧年間（一一〇二至一一〇六年），吉水鄧符協中進士後，任職廣東陽春縣令，遂遷居東莞岑田村。他是新界所有鄧氏宗族的共同祖先。宋、元之間，鄧符協的曾孫之一鄧元禎，由岑田再遷新界屏山。鄧氏宗祠神龕兩旁對聯中「吉水流芳」、「屏山毓秀」，即追溯這段歷史溯源。鄧元禎之遷居屏山，令人想到南宋最末兩位皇帝——年幼的端宗趙昀及其繼承人帝昀（趙昀），在元兵南下、崖山海戰失利後，國破家亡、走投無路之際，帝昀由忠臣陸秀夫背負着，蹈海自盡，在九龍原啓德機場旁留下「宋王臺」。他是因任職廣東而南下的士大夫。現存元朗新田大夫第的創始

人、同治進士文顯鑾，則是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後裔。由此可知，新界「五大氏族」之稱名，不單單是因為他們富貴，也是因為中原文化在他們身上薪火相傳、發揚光大，而光耀嶺表。

風水布局依足祖籍「江西派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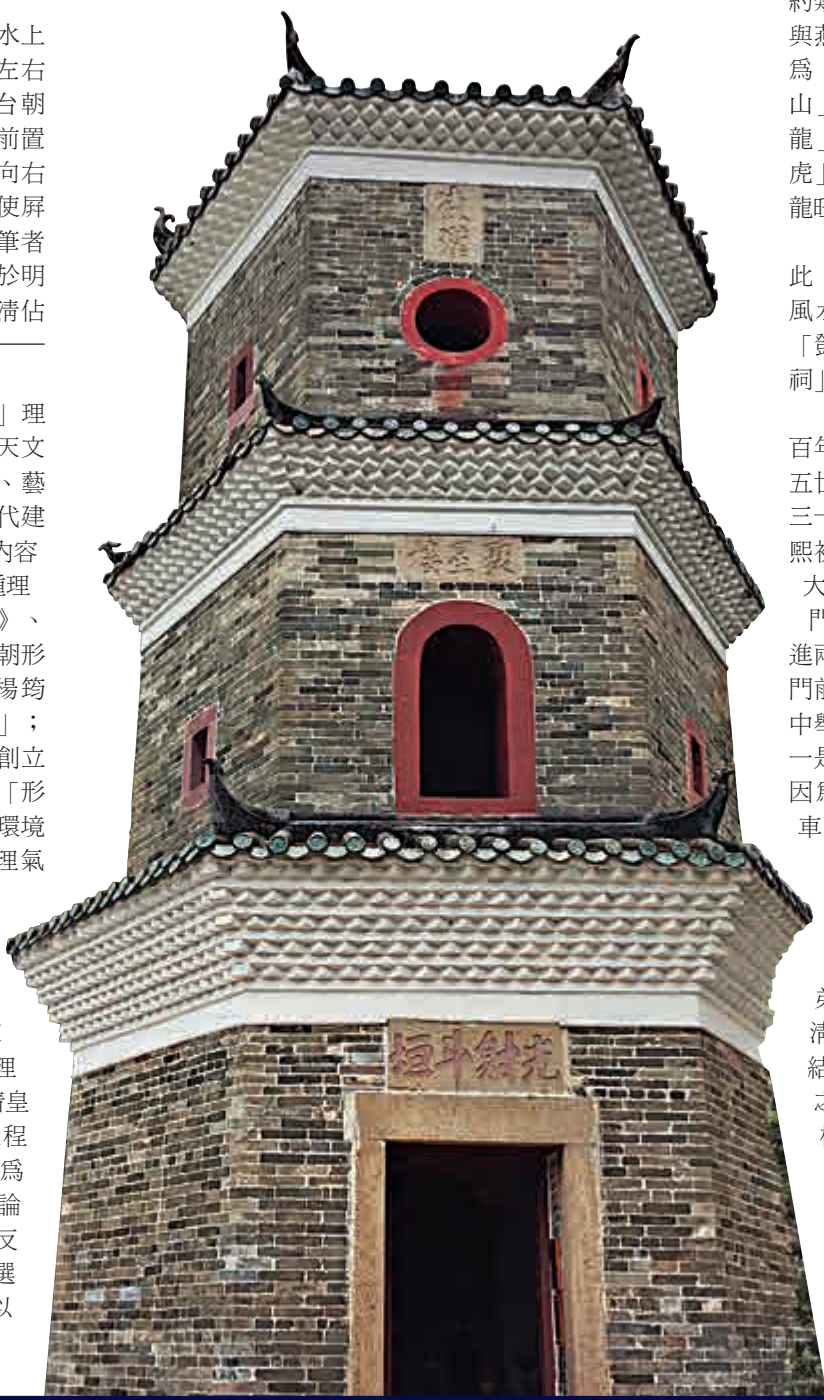
在筆者看來，屏山鄧氏有濃厚的中原文化情結，屏山文物徑古建築布局，依足了古代風水兩大流派之一、鄧氏祖籍的「江西派」「形勢宗」理念。

長約一公里的屏山文物徑，蜿蜒曲折，將坑尾村、坑頭村和上璋圍等居民村落連接起來。漫步鄉間小路，但見空地上，蒲草紛披，樹木扶疏，耳邊鳥鳴蟬唱。遠遠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雖改變了圍村周邊環境，但仍可約略想見當年在村落與村落之間，應是蔥綠的水田；屋舍與屋舍之間，或許是菜地散落。歷史上，屏山有三圍六村：上璋圍、橋頭圍、灰沙圍和坑頭村、坑尾村、塘坊村、新村、洪屋村、新起村，居民大多數為鄧氏族人。文物徑現存古蹟，如聚星樓、社壇、古井、楊侯古廟、觀廷書室、鄧氏宗祠、愈喬二公祠、聖軒公家塾、述卿書室、五桂堂、燕翼堂、清暑軒、洪聖宮等等，也基本是鄧氏祖產；另外還有回歸後在屏山嶺頭「蟹山」上，就原港英時代屏山警署改建的「屏山鄧族文物館」。

當地鄉民有傳說，屏山在風水上屬「蟹局」，以屏山嶺為元格，左右山巒為輔，呈毛蟹狀。遠望琴台朝山，以青山為旗、雞柏嶺為鼓，前置巨塘，左邊有龍尾坑蜿蜒而至，向右直流至后海灣。並認為這個風水使屏山鄧氏地靈人傑，人才輩出。在筆者看來，屏山現存古建築布局確立於明清，此地風水格局完全是依據明清佔統治地位的「江西派」風水理論——「形勢宗」規劃設計。

中國古代建築中的「風水」理論，其實相當於如今環境科學與天文學、地理學、水利科學及文學、藝術、歷史地理、經濟學等，在古代建築實踐中的綜合運用。其最主要內容包括風和水，故稱「風水」。這種理論起源很早，比如戰國《管子》、《周禮·考工記》。在魏晉南北朝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。至唐宋，楊筠松、卜則巍在江西形成「形勢宗」；北宋王伋在八宅風水理論基礎上創立了「理氣宗」，又稱「閩派」。「形勢宗」注重山川形勢等具象、硬環境的選擇，以求天地人合一；「理氣宗」注重陰陽五行、干支生肖、四時、八卦等意象、軟環境的選擇，以求天地人合一。兩派本來旗鼓相當，但「理氣宗」主持北宋帝陵選址，因為北宋皇家運氣每況愈下直至國破家亡，「理氣宗」因而聲名受損。元、明、清皇帝在陽宅皇城、陰宅帝陵選址過程中，都是以「形勢宗」風水師為主；而以「理氣宗」為輔，在討論方案時，充當提出反對意見的「反方」角色。屏山鄧氏當年在村落選址、布局、經營位置上，顯然採以祖籍江西派「形勢宗」為依據。

訪屏山文物徑 思先賢家國情



▲聚星樓是香港現存唯一磚塔，原為五層，現存三層



▲楊侯古廟

保存完整的古村社範本

先說「水」，這是居住環境第一要素。三圍六村應以後靠山屏山（俗稱「蟹山」）發源的水泉為脈絡，此即風水上所謂「龍脈」。至今保存完好的古井，應是在這條甘泉上開鑿的，曾是坑頭村、上璋圍兩村居民兩百多年飲水來源。這正如北京王府井的古井。村西北的「聚星樓」，位於這條水脈上游，性質相當於「風水塔」。「風水塔」的作用有二：一為鎮壓，當地資料介紹，此地西臨后海灣，西方開敞無遮罩，風水格局缺白虎沙山，建塔本身是「擋北煞」；二為護佑加持，塔上供奉魁星即「文曲星」，「魁星點狀元」，祈求家族科名鼎盛、金榜高中。「聚星樓」是香港現存唯一磚塔，原為五層，現存三層，高十三米，平面呈六角形。現存「若虛書室」的門聯：「門環碧水觀龍躍，地枕屏山聽鹿鳴」，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當地風水格局。「鹿鳴」出自《詩經·小雅·鹿鳴》，表示天子求賢若渴。

再說「風」，它是由山川形勢形成的。放眼嶺南較大環境的地理形勢，古人普遍以風水上「南龍」之一部分廣東的南嶺為「後龍」；在香港地區，以九龍山脈為南嶺餘脈，為「祖山」；屏山鄧氏則以屏山為祖山的延續，作為「後靠山」。其形勢大約類似北京紫禁城，以京西北太行山與燕山交匯處為「後龍」，以玉泉山為「祖山」，以景山萬歲山為「後靠山」。三圍六村東側高地為「左青龍」；因西臨后海灣而缺乏「右白虎」，則以「風水塔」補救。而且青龍旺、白虎弱，正有利於文運昌盛。

遠處面對的琴台為「朝山」。如此，基本完美的風水格局俱備。這幅風水寶地中心「明堂」穴位，正是「鄧氏宗祠」，附近則是「愈喬二公祠」。

據族譜記載，「鄧氏宗祠」於七百年前南宋咸淳九年（一二七三年）五世鄧馮遜始建，現存建築為明嘉靖三十九年（一五五〇年）重建，清康熙初年重修，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大修，是香港現存最大祠堂。宗祠大門有青石條大門框，嶺南建築「三進兩院式」，門庭高大，廳堂軒昂。門前有若干「旗杆石」，是鄧氏子弟中舉後國家頒給的旌表。特別之處，一是大門沒有門檻。族人介紹，這是因為鄧氏先人在朝中做官，乘坐轎車，故不設門檻，以便轎車通行。二是宗祠後堂還供奉着孔夫子神位，反映了該宗族詩禮傳家。「愈喬二公祠」奉祀鄧世賢（號愈聖）、鄧世昭（號喬林）兩兄弟，於十六世紀初的明中葉興建，清光緒年間大修，也是三進兩院，結構、規模與宗祠相若，而精美過之。建築牆體都是磨磚對縫，青石板鋪地。青石板鑿磨得規範平整，拼接得嚴絲合縫。反映了當時屏山鄧氏家族財力雄厚，與內地發達地區高門望族完全相同。這兩座祠堂及其他高門大宅，都是典雅的廣府大屋，為香港同類建築中佼佼者。

鄧氏先人到此意猶未盡，依據《周禮》「左祖右社」之制，在祖廟西立社壇即「土地廟」。社主居左，從京城到府、縣莫不如此，比如北京社稷壇居天安門以西。不同的是，屏山文物徑更富嶺南民間氣息。宋代詩人陸游《遊山西村》詩說：「莫笑農家臘酒渾，豐年留客足雞豚。山重水復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簫鼓追隨春社近，衣冠簡樸古風存。」詩情畫意，宛然目前。「屏山鄧族文物館」展示了不少歷史與民風習俗文物，筆者也聽說諸如「屏山盆菜」等風土食物。但筆者更感興趣的是，透過古建築及內、外簷懸掛着的匾聯，感受到的當年此間社會精英、文人士大夫濃厚的家國情懷。

身陷租界，心繫祖國

文物徑上有一座「楊侯古廟」，祭祀的是南宋末年追隨兩位幼主——端宗趙昀和帝昀的楊亮節。他是死時年僅九歲的端宗的舅舅，隨扈前後兩位小皇帝，顛沛流離來到如今香港境內，曾到過大嶼山、九龍城等處。屏山鄧氏族人敬奉這位志士仁人，特別是在一八九八年當地被英國人「租借」之後，寄寓了沉痛的家國之思。

文物徑最重要建築「鄧氏宗祠」裏，懸掛的「歲魁」匾，上書：「欽命廣東提學使司提學使沈曾桐為：歲魁——宣統二年庚戌一名歲貢生鄧翹嶽立。」查《廣州府新安縣度村鄉鄧翹嶽宣統庚戌年禮部貢卷》等史料，鄧翹嶽是今香港元朗廈村鄉人，這說明廈村鄉鄧氏是屏山鄧氏的支脈，以屏山「鄧氏宗祠」為宗。貢生，是各省府學經過考試選拔，貢獻給國家最高學府太學的生員。鄧翹嶽在廣東省是年選拔考試中取得第一名好成績，朝廷派駐廣東的提學使沈曾桐特題匾表彰。沈曾桐是「碩學通儒」及大書法家沈曾植的弟弟，任內發起創立了「廣東圖書館」，此即後來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前身。此時已是英國「接管」新界第十二年，九龍被迫「割讓」五十二年後，香港島被迫「割讓」六十八年後。不論今天如何評價我國封建時代的學校制度，官辦學校、科舉考試，無疑是當時讀書人的「人間正道」。以鄧氏子弟為代表的新界讀書人，是當時香港社會精英知識分子的一部分。他們即使在國土被「租借」、被「割讓」之後，也不向殖民主義者低頭；以身為中華民族為榮，以中華文化自豪，而決不「歸化」侵略者。身陷租界，心繫祖國。有如聞一多《七子之歌》吟唱的：「母親！但是他們擄去的是我的肉體，你依然保管着我內心的靈魂。」即此風骨，就堪稱「先賢」，就值得我們後人致敬！

新界居民是香港比較資深的「原居民」了，但從根本上看，也還是「移民」。比較近幾十年內地來港的「新移民」，他們可謂「老移民」。面對歷史事實，近年來有人執著的所謂「本土論述」，又是多麼蒼白無力。
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



▲鄧氏宗祠大門，牆基為來自南嶺丹霞山的丹霞石



▲上璋圍大門



▲觀廷書室，道光舉人鄧勳猷（字觀廷）後人建，以此為祭祀場所和族中子弟讀書的私塾



▲清暑軒



▲愈喬二公祠奉祀鄧世賢（號愈聖）、鄧世昭（號喬林）兩兄弟，於十六世紀初興建